

康有为全集

第三集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康有为全集

第三集

康有为 撰
姜义华 张荣华 编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三集编校说明

本集收录的是康有为 1897 年撰定的两部专著《孔子改制考》与《日本书目志》。

二书最初均由上海大同译书局于光绪二十四年春梓行。该书局创立于光绪二十三年秋。《时务报》第四十二册刊有梁启超所撰《大同译书局叙例》，该册于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版，是日为公历 1897 年 10 月 16 日。书局创立后，在康广仁主持下，陆续刊刻了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桂学答问》、《四上书记》、《五上书记》、《日本书目志》等著作。《孔子改制考》康有为自序末记写作日期为“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元日”，公历为 1898 年 1 月 28 日。由是可知，该书问世之日当在 1898 年春。1898 年 6 月，康氏将该书改写进呈光绪帝，进呈本今存故宫博物院。《日本书目志》康有为自序未署年月日，但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发表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的《时务报》第四十五册，《书后》中引述了康有为的序言，是日为公历 1897 年 11 月 15 日，可知康有为序当写于此日之前。但据《大同译书局新出各书》广告（刊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三十日《申报》），《日本书目志》列于《孔子改制考》之后，是书出版当亦在 1898 年春。

本集《孔子改制考》由吴根梁校点，《日本书目志》由王炯明、吴根梁校点，最后统由姜义华、张荣华复校审定。

姜义华 张荣华

1991 年 9 月

目录

孔子改制考 [1892 年至 1898 年]	1
序	3
孔子改制考卷一 上古茫昧无稽考	4
孔子改制考卷二 周末诸子并起创教考	7
孔子改制考卷三 诸子创教改制考	21
孔子改制考卷四 诸子改制托古考	28
孔子改制考卷五 诸子争教互攻考	57
孔子改制考卷六 墨老弟子后学考	65
孔子改制考卷七 儒教为孔子所创考	85
孔子改制考卷八 孔子为制法之王考	100
孔子改制考卷九 孔子创儒教改制考	111
孔子改制考卷十 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	127
孔子改制考卷十一 孔子改制托古考	141
孔子改制考卷十二 孔子改制法尧舜文王考	149
孔子改制考卷十三 孔子改制弟子时人据旧制问难考	158
孔子改制考卷十四 诸子攻儒考	164
孔子改制考卷十五 墨老攻儒尤盛考	183
孔子改制考卷十六 儒墨争教交攻考	194
孔子改制考卷十七 儒攻诸子考	203
孔子改制考卷十八 儒墨最盛并称考	216
孔子改制考卷十九 鲁国全从儒教考	221
孔子改制考卷二十 儒教遍传天下战国秦汉时尤盛考	225
孔子改制考卷二十一 汉武帝后儒教一统考	234
日本书目志 [1898 年春]	261
自序	263
日本书目志总目	264
日本书目志卷一目录	265
日本书目志卷二目录	278

日本书目志卷三目录	294
日本书目志卷四目录	298
日本书目志卷五目录	327
日本书目志卷六目录	342
农工商总序	358
日本书目志卷七目录	359
日本书目志卷八目录	378
日本书目志卷九目录	388
日本书目志卷十目录	394
日本书目志卷十一目录	419
日本书目志卷十二目录	446
日本书目志卷十三目录	470
日本书目志卷十四目录	492
日本书目志卷十五目录	522

孔子改制考

[1892年至1898年]



【按】《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维新变法时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之一。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八年条下所述，是书“始属稿”于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光绪十五年己丑“在京师，既谢国事，又为之。是年编次甚多，选同学诸子分葺焉”。光绪十八年（1892年）编辑之书甚多，“而《孔子改制考》体裁博大，选同学高才助纂焉”。《年谱》述是时“以孔子所制之礼与三代旧制不同，更与刘歆伪礼相反，古今淆乱，莫得折衷，乃刺取古今礼说，立例以括之”，所立之例，包括“孔子定说”、“三统说”、“存旧”、“辟伪”、“传谬”等。于此可知，《孔子改制考》酝酿已久，并早已尝试编次，然较为系统地编纂则始于1892年。《年谱》光绪二十年甲午条下述是年“著《春秋董氏学》及《孔子改制考》”，是知此书尚在继续编纂中。上海大同译书局光绪二十三年冬首次刊刻（光绪二十四年初方问世），二十一卷十册，不久重印，合装五册。其后在1913年创刊的《不忍》杂志上分期登载，并作为《万木草堂丛书》之一种，1920年与1923年分别重刊于北京、上海。《丛书》本删去序文，改作《题记》：“光绪、丁酉印于上海，戊戌、庚子两奉伪旨焚版禁行。越廿年庚申，重刊于京师，壬戌成，冬，印行。南海康有为记。”中华书局1958年校点印行。

《孔子改制考》另有清光绪年间内府抄本，原藏景阳宫，现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线装，九册，书首为孔子改制考序，署“工部主事臣康有为撰”。正文九卷，是为二十一卷本之节本。卷一“上古茫昧无稽考”，是为二十一卷本之卷一。卷二题目与首数页撕去，正文从“孔子自明创儒大义”一节中“而以一律限之，自谓析理于秋毫”开始，是为二十一卷本之卷七。卷三“孔子为制法之王考”，是为二十一卷本之卷八。卷四“孔子为创儒教改制考”，是为二十一卷本之卷九。卷五“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是为二十一卷本之卷十。卷六至卷九，分别为“儒墨最盛并称考”、“鲁国全从儒教考”、“儒教遍传天下战国秦汉间尤盛考”、“武帝后儒教一统考”，是为二十一卷本之卷十八至卷二十一，惟卷十八原题作“儒教遍传天下战国秦汉时尤盛考”，相差一字。抄写中，有若干缺漏。如卷二“异教非儒专攻孔子知儒为孔子所特创”一节中，缺抄“叛，漆雕刑残”至“皆孔子大义，从异”一段；卷三缺“右孔子为文王”一句；卷四缺“右孔子与弟子商定改制大义”一句；“据异教攻儒专攻制度，知制为孔子所改”一节中，引《墨子·公孟》，误抄作《墨子·公篇》。卷九至“两汉学人皆从儒教”一节中“传经诸大儒，天下学术所自出，皆博士之学也”一语为止，以下全缺。

今以上海大同译书局初印本为底本标点，并参校以其他各本。

序

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六年，康有为读其遗言，渊渊然思，凄凄然悲，曰：嗟夫！使我不得见太平之泽、被大同之乐者何哉？使我中国二千年、方万里之地、四万万神明之裔不得见太平之治、被大同之乐者何哉？使大地不早见太平之治、逢大同之乐者何哉？

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生于乱世，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界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乃立元以统天，以天为仁，以神气流形而教庶物，以不忍心而为仁政。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虫草木一统于其数，而先爱其圆颅方趾之同类，改除乱世勇乱争战角力之法，而立《春秋》新王行仁之制。其道本神明，配天地，育万物，泽万世，明本数，系末度，小大精粗，六通四辟，无乎不在。此制乎，不过于一元中立诸天，于一天中立地，于一地中立世，于一世中随时立法，务在行仁，忧民忧以除民患而已。《易》之言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其书，口传七十子后学为其言。此制乎，不过其夏葛冬裘，随时救民之言而已。若夫圣人之意，窈矣深矣，博矣大矣。世运既变，治道斯移，则始于粗粝，终于精微。教化大行，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残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毒蛇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朱草生，醴泉出，凤凰麒麟游于郊隩，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则斯制也，利用发蒙，声色之以化民，未矣。

夫两汉君臣、儒生，尊从《春秋》拨乱之制而杂以霸术，犹未尽行也。圣制萌芽，新猷遽出，伪《左》盛行，古文篡乱。于是削移孔子之经而为周公，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暗而不明，郁而不发。我华我夏，杂以魏、晋、隋、唐佛老词章之学，乱以氏、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非惟不识太平，并求汉人拨乱之义亦乖刺而不可得，而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耗矣哀哉！

朱子生于大统绝学之后，揭鼓扬旗而发明之，多言义而寡言仁，知省身寡过而少救民患，蔽于据乱之说而不知太平大同之义，杂以佛老，其道艰苦，所以为治教者，亦仅如东周、刘蜀、削髻之偏安而已。

大昏也，博夜也，冥冥汶汶，雾雾雰雰，重重锢昏，皎日坠渊。万百亿千缝掖俊民，跂跂脉脉而望，篝灯而求明，囊萤而自珍，然卒不闻孔子天地之全、太平之治、大同之乐。悲夫！

天哀生民，默牖其明，白日流光，焕炳莹晶。予小子梦执礼器而西行，乃睹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门户既得，乃扫荆榛而开途径，拨云雾而览日月，别有天地，非复人间世矣。不敢隐匿大道，乃与门人数辈朝夕钩擢，八年于兹，删除繁芜，就成简要，为《改制考》三十卷。同邑陈千秋礼吉、曹泰箸伟，雅才好博，好学深思，编检尤劳，墓草已宿。然使大地大同太平之治可见，其亦不负二三子铅槧之劳也夫！

嗟夫！见大同太平之治也，犹孔子之生也。《孔子改制考》成书，去孔子之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也。有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元日，南海康有为广厦记。

孔子改制考卷一^① 上古茫昧无稽考

人生六七龄以前，事迹茫昧，不可得记也。开国之始，方略缺如，不可得详也。况太古开辟，为萌为芽，漫漫长夜，舟车不通，书契难削，畴能稽哉？大地人道皆苴敷于洪水后，然印度婆罗门前，欧西希腊前，亦已茫然，岂特秘鲁之旧劫，墨洲之古事，黯苒渺昧不可识耶？吾中国号称古名国，文明最先矣，然“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而谯周、苏辙、胡宏、罗泌之流乃敢于考古，实其荒诞。崔东壁乃为《考信录》以传信之，岂不谬哉？夫三代文教之盛，实由孔子推托之故。故得一孔子而日月光华，山川焜耀。然夷考旧文，实犹茫昧，虽有美盛，不尽可考焉。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礼记·中庸》

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礼记·礼运》

杞、宋无征，说凡三见。且著于《论语》、《中庸》，引于《史记·世家》、《白虎通》，并非僻书。则孔子时，夏、殷之道，夏、殷之礼，不可得考至明。孔子谓“足，则吾能征之”，则二代之不足，孔子之不征。可征者仅有《夏时》、《坤乾》二书，自此外皆无存。此可为夏、殷礼制全亡无征之据。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万章》

《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孟子·滕文》

北宫锜在周时能来问学，必是士大夫。本朝班爵禄，最粗浅之事，无人不知，即无《大周会典》，亦有缙绅可考，且亦耳目习闻，何待问于孟子？孟子为当时大贤巨儒，自应博闻强记，熟谙本朝掌故，乃亦不闻其详。又著去籍之故，出于诸侯恶其害己，可知成周之书籍亦不传。今《周礼》及经、子、杂史所传，以《礼书纲目》、《五礼通考》之例补编一《大周会典》、《会典则例》、《大周通礼》、《大周会要》，尚极详博。而孟子乃谓不闻其详，所言其略者，乃仅如缙绅头数句，是孟子为空疏谰陋之村学究也。若孟子为通博大儒，则是周籍之已去而无征可信也。又与滕文公言田制，自

^① “卷一”下，原有“南海康有为广厦撰”，今删。以下各卷同。

当征引会典、会要，乃足为据。乃一字不能引出，仅引一《诗》言为证，则当时绝无掌故之书，无可引据，与去籍之说正合。此可存为周籍已去不可闻之据。

杨子曰：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当身之事或闻或见，万不识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废，千不识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数固不可胜纪，伏羲已来三十余万岁，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灭。《列子·杨朱》

太古之事已灭，若存若亡，若觉若梦，可为三古茫昧之据。而崔东壁尚欲为《考信录》以实之，不亦谬乎！又谓伏羲以来三十余万岁，则当无正史可考。杨朱不从孔学，故述旧闻如此。渺茫拟议，各述传闻，如后世《皇王大纪》、《路史》之类，茫昧极矣。泰西之述亚当、夏娃，日本之述开国八神，亦同此义，皆渺茫不可考者也。其云三王之事“亿不识一”，亦可为三代无征之证。

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荀子·非相》

后世一代之兴，名贤、名士传述充栋，功绩典章、志略弥满，而五帝时人与政无一传者，可见茫昧极矣。

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荀子·非相》

文息、节绝，可知百王之道皆茫昧而无稽矣。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矣！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韩非子·显学》

孔子谓尧、舜明堂五采，服丧三年；墨子谓尧、舜茅茨葛衣，服丧三月。所谓“取舍不同”。韩非当时已谓儒、墨近称殷、周、虞、夏，不能定其真。至称尧、舜，尤无参验，不可信据。则尧、舜事迹，必已茫昧，故孔子、墨子得各托其义。若有古书可参验，如今之汉、晋、唐、宋之史，则引用者岂能相反乎？韩非又谓尧、舜在三千年前，虞、夏在二千年前，殷亦七百岁，则与今《五帝德》、《帝系》、《世本》、《史记》所传绝异，与杨朱称伏羲以来三十余万岁，张寿王述《黄帝历》称黄帝以来六千余岁，各传异说正同。虽不合儒家经术，然尧、舜三代之茫昧，无实在年代事迹可据依可见。故韩非遍引群说，疑以传疑，谓皆无参验，明据先王，必定尧、舜，非愚则诬。此当时实情，正可借诸子之纷呶，以考太古之情状矣。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管子·封禅》

封禅大典，泰山又在齐，管子既不能详，则古事之湮没者何可胜道？

自伏羲以来，汉永和元年，凡四十万九千三百八十九岁。《易纬·辨终备》

伏羲以上，未有闻焉。《礼纬·稽命征》

伏羲实无可稽考，《五帝德》不敢详焉。《列子》谓：伏羲以来三十余万岁。其传闻之谬俱同。大约开辟之始，传闻有伏羲其人，如泰西之称亚当。孔子系《易》，托为

人元，而亚当于埃及古音即为“人”之称，则伏羲之究为何如，亦不得而知也。

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史记·三代世表》

殷以前不可得而谱，盖孔子时，夏、殷无征，非惟五帝然。则夏、殷之事茫昧无稽可见。

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

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并同上

黄帝之言，皆百家所托。荐绅为孔子后学，茫昧之说，故难言之。东、西、南、朔言黄帝、尧、舜风教皆殊，盖事迹已远，皆百家所托，故言人人殊。韩非所谓尧、舜不可复生，谁使定尧、舜之真也。见于他说，皆百家所托。其实黄帝、尧、舜之事，书缺有间，茫昧无稽也。

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史记·平准书》

高辛前靡得而记，则伏羲、神农、黄帝、颡项茫昧无稽，而百家所称，出于假托，可见矣。

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盖尚矣。书缺乐弛，朕甚闵焉。朕唯未能循明也。《史记·历书》

欲定星历而书缺，盖茫昧无稽，实无如何。

秦以前尚略矣，其详靡得而记焉。《史记》

秦前尚略，其详靡记，与孟子其详不可得闻，诸侯去籍同。然则周制亦茫昧矣。此条最为确据。惟其不详，故诸子得以纷纷假托，或为神农之言，或多称黄帝，或法夏，或法周，或称三代，皆由于书缺籍去，混混茫茫，然后诸子可以随意假托。惟秦之后，乃得其详，故汉志《艺文》事迹日著。然东平王欲乞《史记》，奏请而未得。杨雄欲见群书，假观于班嗣。故刘歆尚得伪为钟鼎，假托金丝，造作古文，遍伪传记。降自晋、唐，书册日盛，孟蜀刻书，刊传益易。近世事迹，乃如日中。虽有王肃、刘炫、杨慎、丰坊之流，只能间伪逸书，不复能乱史事。古今迥异，不能以近世而律太古也。

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责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史记·日者列传》

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课皆疏阔，又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栢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不与寿王合。寿王又移《帝王录》，舜、禹年岁不合人年。寿王言化益为天子代禹，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皆不合经术。《汉书·律历志》

武帝时，孔学已一统，然旧说尚存，可以参证。夏后有化益为天子，周前有骊山女为天子，寿王述黄帝历必非杜撰。此如后世王莽、武后更世易朝，大统虽为汉、唐，

朝代实易新、周。孔子欲裁成三代以为三统，又恶阴乘阳位，女为天子，故去之。其实王莽、武后，后世尚有之，况太古乎？至黄帝纪年，各不相合，共和以上无得称焉。要太古削简艰难，难传久远，况结绳之后，草昧荒荒？今欲考美洲以前秘鲁古事，已是极难，何疑于上古乎？合比考之，三代文明皆借孔子发扬之，实则茫昧也。

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见者七十有二，纷纭湮灭者不可胜数。《论衡·书虚》

纷纭湮灭，盖太古简削艰难，流传已失，故无可考。

“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论衡·谢短》

太古茫昧，孔子无从杜撰，儒生安得而知？仲任以刘歆博古伪派傲儒生，其实少昊、羿、浞^①率多伪造，儒生不必知也。

儒生犹曰：上古久远，其事暗昧，故经不载而师不说也。《论衡·谢短》

世传三王五帝，多以为伏羲、神农为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我闻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为或及此谓，亦不敢明。凡斯数者，于“五经”皆无正文。《潜夫论·五美志》

盖天地剖分，万物萌毓，非有典艺之文，坚基可据。推当今以览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审其事而建其论，董其是非而综其详矣。言也实为难哉！《风俗通·王霸》^②

孔子改制考卷二 周末诸子并起创教考

诸子并起创教总义

子桑伯子创教

原壤创教

棘子成创教

管子创教

晏子创教

少正卯创教

许行创教

子莫创教

白圭创教

陈仲子创教

墨家创教

道家创教

法家创教

^① “浞”，原作“促”，误，校改。

^② 卷末有“门人南海康同懃、番禺罗润楠初校；门人东莞叶衍华、番禺王觉任覆校；门人东莞张伯桢再校”及“孔子改制考卷□终”，今删。以下各卷同。

名家创教

阴阳家创教

纵横家创教

兵家创教

诸家创教绪论

凡物，积粗而后精生焉，积贱而后贵生焉，积愚而后智生焉。积土石而草木生，积虫介而禽兽生，人为万物之灵，其生尤后者也。洪水者，大地所共也，人类之生，皆在洪水之后。故大地民众皆苴萌于夏禹之时。积人、积智，二千年而事理咸备。于是才智之尤秀杰者，蜂出挺立，不可遏靡。各因其受天之质，生人之遇，树论语，聚徒众，改制立度，思易天下。惟其质毗于阴阳，故其说亦多偏蔽，各明一义，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然皆坚苦独行之力，精深奥玮之论，毅然自行其志，思立教以范围天下者也。外国诸教亦不能外是矣。当是时，印度则有佛、婆罗门及九十六外道并创术学，波斯则有祚乐阿士对创开新教，泰西则希腊文教极盛，彼国号称同时七贤并出，而索格底集其成。故大地诸教之出，尤盛于春秋、战国时哉！积诸子之盛，其尤神圣者，众人归之，集大一统，遂范万世。《论衡》称孔子为诸子之卓，岂不然哉！天下咸归依孔子，大道遂合，故自汉以后无诸子。今考春秋、战国诸子有门户者，举其宗旨，明其时会。其立一说，树一行，索隐行怪，后世无述者，亦附及之。虽不能尽，抑可考万年古今之会，大地学术之变矣。

诸子并起创教总义^①

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梟乱天下，欺惑愚众，裔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纵情性，安恣睢，禽兽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忍情性，纂谿利政，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鳅也。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侵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悬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钲也。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又纠察之，则偶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瞽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

^① 各节小标题原仅列于卷首，今同时各插入诸节前。后各卷类似情况，不另注出。

之罪也。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顺；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则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财万物，养长生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服从，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势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贵贤，仁也；贱不肖，亦仁也。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故知默，犹知言也。故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故劳力而不当民务，谓之奸事；劳知而不律先王，谓之奸心；辩说譬喻，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此三奸者，圣王之所禁也。知而险，贼而神，为诈而巧，言无用而辩，辩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无法，勇而无惮，察辩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奸而与众，利足而迷，负石而坠，是天下之所弃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智，不以穷人；齐给速通，不争先人；刚毅勇敢，不以伤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故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如是，则贤者贵之，不肖者亲之。如是而不服者，则可谓诋怪狡猾之人矣，虽则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诗》云：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此之谓也。古之所谓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今之所谓士仕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恇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士君子之所不能为：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诗》云：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也。士君子之容：其冠进，其衣逢，其容良；俨然，壮然，褫然，蕤然，恢恢然，广广然，昭昭然，荡荡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进，其衣逢，其容恇；俭然，恂然，辅然，端然，眚然，洞然，缀缀然，矍矍然，是子弟之容也。吾语汝学者之嵬容：其冠纚，其纓禁缓，其容简连，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瞷瞷然，瞿瞿然，尽尽然，盱盱然。酒食声色之中，则瞢瞢然，瞑瞑然；礼节之中，则疾疾然，眚眚然；劳苦事业之中，则憊憊然，离离然。偷儒而罔，无廉耻而忍谏诤。是学者之嵬也。第佗其冠，神禪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讷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奢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彼君子则不然。佚而不惰，劳而不慢，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

《荀子·非十二子》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晦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顺。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风，栉疾雨，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忤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脢合欢，以调海内，

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冷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谿骸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輶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风竄然，恶可而言？常反人，不见观，而不免于鲛断。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蹇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倦，不以觴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犴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閼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惠施以此为大，

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蹶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隳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蚤一蠹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庄子·天下》

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粢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